



呂氏... 讀書... 不許... 遺者... 萬曆七年坤記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劉裕篡晉

晉安帝隆安三年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

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甚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

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榜蒲為鄉閭所賤劉牢之擊

孫恩引裕參軍事 劉裕擊孫恩事 見盧循之亂

元興三年相玄之亂劉裕入朝玄謂其司徒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

也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

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候關河平定然後別議耳

劉裕與何無忌密謀興復劉邁弟毅亦與無忌謀討玄於是相與合謀

起兵 劉裕克京口玄懼浮江南走裕入建康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

楊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

等追之玄挾帝至江陵毅等自尋陽西至與玄遇玄衆大潰挾帝西走馮
遷擊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 相振襲陷江陵

義熙元年春正月劉毅等擊破相振軍迎帝於江陵何無忌奉帝東還

三月帝至建康以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裕固讓不受

屢請歸藩詔百僚敦勸帝幸其第裕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

並見偽建之亂

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六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
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誅相玄興復晉室內釐庶

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

一郡歸于晉

二年冬十月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四年春正月劉毅等不

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

以內事付孟祖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裕記室錄事

劉穆之共道朝議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既見

沈且令出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

勲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

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前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

之分也力敦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

出權道今若復以佗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

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

輔崇要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

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

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五年春二月劉裕伐南燕爭見劉裕平南燕

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

奔以為臨澧令鎮惡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即以為中軍

參軍 秋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六年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 司馬國璠

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

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七年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

八年夏四月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衛將軍都督荆寧秦雍四州諸

軍事荆州刺史毅請左衛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

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毅

性剛愎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埒深自矜伐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

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

爭中原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

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

超之從子也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

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

穆之代僧施為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

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

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

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

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 秋九月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梁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太尉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九
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已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
軌收藩及混賜死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荆雍梁
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鎮
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
之建武將軍置佐史配給資力以防之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鎮
惡請給百舸為前驅丙申至姑孰以鎮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
將百舸前發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留屯水際以待
我於是鎮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至冬十月己未鎮惡至豫章口去
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
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今若後有大軍狀入
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
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欲出江津問劉

兖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江
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
門鎮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衛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出
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
據之孫也鎮惡與城內兵鬪且攻其金城自食時至中晡城內人敗散鎮
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并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
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
軍多中表親戚且鬪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
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閣拒戰鎮惡慮閣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
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毛
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毅夜投牛牧佛寺初相尋
之敗也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

相蔚為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瀆自弊一至於此遂絕
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并子姪皆伏誅毅兄模犇襄陽魯宗之
斬送之初毅季父鎮之開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潘曰汝輩才器足
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毅藩導從
到門輒詬之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
死太尉裕奏徵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冬十一月己
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郝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
特宥之賜王鎮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
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
租省調節復原刑禮辟名士荆人說之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
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豔彭越今
年殺韓信禍其至矣乃屏人問劉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
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如
此邪長民意乃小安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劉氏之亡亦諸
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
貴富貴必履危棧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
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
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裕在江陵
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
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矜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
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美乃聽先還 冬十二月加大尉裕太傅揚州牧
九年春二月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駱驛遣輔重兼行而下前刻至日每淹
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頽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

進潛入東府三月丙寅朔旦長民間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旰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旰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與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格鬪而死并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

固讓太傅州牧

秋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十年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拜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十一年春正月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實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

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也治亭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裕邵之兄也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默然邪前以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亮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

閩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耻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西平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郝僧施之徒明矣假今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大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達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達之等與魯軌戰于破冢兵敗達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裕軍於馬頭聞達之死怒甚三月廿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崖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大尉主簿謝晦前抱持

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教乃以刀頭穿岸少容足指騰之而上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閻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鎮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問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屏人語左右悉出戶猛子遂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夏五月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

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衛送出境王鎮惡等追之盡境而還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弋仲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姜里高在不斃鴻門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既如符讖之言留之遠足為害遂遣之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

十二年春正月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夏五月癸巳加太尉領北雍州刺史 秋八月太尉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

永府摠攝內外

丁巳發建康

冬十一月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

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弘珣之子也 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摠百揆揚州牧封十郡

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裕辭不受

十三年春正月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

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于魏人以數千騎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之魏軍奔潰 秋八月太尉裕至潼關王鎮惡大破秦兵於渭橋

姚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降九月裕至長安以秦金玉繒帛頒賜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事見劉裕滅後秦 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

璠司馬道賜魯軌歸延之等皆降於魏司馬休之尋卒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 冬十月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

郡辭不受 十一月辛未穆之卒太尉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

十二月太尉裕發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太尉裕至彭城解嚴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九錫

之命故國中殊死以下宗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容祭酒孔靖

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後事中即傅亮蔡廓皆為侍中

謝晦為右衛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秘書郎其餘

百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廓謨之曾孫鮮之渾之玄孫景

仁融之曾孫也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

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冬十二月彗星出

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

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

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憂又何畏焉昔王莽將篡

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

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無以易其言 宋公裕以識云昌明之後尚

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

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

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韶之與之曾孫也裕因稱遺詔

奉德文即皇帝位大赦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午徵宋公裕入朝進爵為王裕辭 初司馬楚

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會宋公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

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楚之亡

之汝穎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

杜松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得間乃夜稱疾知楚

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之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一

出已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人屯金墉城南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司馬順明帥五十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皆降於魏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鎮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慎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冬十二月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宋高祖永初元年春正月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王即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所宜還都

解其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即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 夏四月徵王入朝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壽陽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湛自弱年即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王甚重之 夏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秘書監徐廣流涕哀慟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即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灑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

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

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奉晉恭
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冠軍將軍劉
遵考將兵防衛降楮后為王妃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
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
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與廬陵始安長沙
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宜
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
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
爵各有差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鎮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
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穆之死人輕
易我立皇子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
王己卯改泰始曆為永初曆 秋八月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立

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年 初帝以毒酒一甕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使醜零陵王偉歎曰醜
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偉邵之兄也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
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
禍及與嬪妃共處一室自煮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
伺其隙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衛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
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
掩殺之帝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元魏寇宋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夏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
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
劉裕伐魏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

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
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
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
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
關不能造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
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
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與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
裕克秦而歸必慕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楊之化施之
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入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
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
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
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

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
受其封殖不思疇昔報義而乘時徼利益有一方結怨四鄰擲豎小人雖
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水
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
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宋高祖永初三年 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
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
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歛起納其使貢裕亦
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
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為陛下不取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
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况裕新死黨與未
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

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豐伐之今江南無覺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 冬十月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若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囹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程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先是司馬楚之聚眾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將軍劉憐將二百人戍淮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士馳以告魏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士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恒嶺為斤等聲援 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魏主以成臯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鎮滑臺斤等進擊程廣等於土樓破之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稍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

騎五百據項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并力攻實晃等破之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問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於碣磔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

營陽王景平元年春正月魏千栗磾攻金墉於河南太守王洵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鎮洛陽 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皮素服卿威信今遣卿助

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三月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戊許昌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度河屯濮陽南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宜且追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勛高道瑾

戍守請宥其犇敗之罪朝議並許之乙巳魏主敗於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初毛德祖在北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輒多所治定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千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壘魏人填其三重為橦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絙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隨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甲子劉粹遣李元德龍許昌軒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并上租糧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治阪津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問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遣使祀嵩高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城北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大峴以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乙巳道濟軍于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鎮不其城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道濟分遣王仲德

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鎮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閏四月丁

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

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息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

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疆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之被創者不復出血

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巳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

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

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上上表自劾詔勿問 五月魏主還平城 秋九月乙亥魏主還

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鎮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置四郡以益豫州 冬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

昌清潁川太守李元德犇項戊辰魏人圍汝陽太守王公度亦犇項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

徐傳廢立

宋高祖永初元年秋八月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三年春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群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

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竒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荅檀道濟出為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鎮廣陵悉監淮

南諸軍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籴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荅晦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真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兒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

癸亥帝殂于西殿太子即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

文帝元嘉元年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賸武

庭之內誼譁省聞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詆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負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負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威

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
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
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
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
殺之 夏四月徐美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
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
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於府內又使中書
令龍舟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凍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
熟晦以此服之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
游天淵池即龍舟而寢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美之等繼其後入自雲
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與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
東閣收爾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美之等立皇弟南

豫州刺史義恭美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乃稱皇太后
令數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慕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
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
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美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
門追者以門關路而弑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
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
走太子皇子有帥有侍是三職者皆臺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
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教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
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梁
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符籙
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士微寡嗣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
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

比之為也烏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祠部尚書蔡廓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管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管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羨之以荆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責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官其統內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管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 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摠後任留鎮荆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涕泣哀動左右既

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帝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即皇帝位於中堂備灋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謙晦為真晦將行與蔡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謙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甲辰徐羨之等欲即以到彥之為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二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秋八月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

年乃許之 十一月初會稽孔宙子為帝鎮西諮議參軍及即位以宙

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

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三年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罔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濫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

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旣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魏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言晦仍問諸將佐戰七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辨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王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

親帥六師為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犇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謝朏正直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羨之羨之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龜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犇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朏子世休收繫謝朏帝將討謝朏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朏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朏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朏智朏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

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樂綯復遣使告謝朏以徐傅及朏等已誅朏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拍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入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免酷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沂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朏朏以弟遜為竟陵內史將萬人摠留任帥眾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二月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公主留止臺內摠攝六

宮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
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
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忻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
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
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
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
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
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朝廷
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晦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
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
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關心戊辰臺軍至已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
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
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衆傷死者過半俄
而晦敗聞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
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
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
舸詣荆彥之降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遜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乘馬
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到
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為參軍劉粹以沙
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瞻遜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
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籍都市
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
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賞遇
甚厚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

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彭城王專政

宋高祖永初元年夏六月立皇子義康為彭城王

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六年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惣內外之務

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快快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

九年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閒已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

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
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
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恃老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聞
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
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街命往來湛
不疑也炳之登之之弟也

十三年春二月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
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
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
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立之勲自古所忘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
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
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
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懦又殺
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
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
吳子輩不足復憚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南兖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進位司空

十七年 司徒義康專摠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
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視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
好吏職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
以下竝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
府門當有車數百乘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彊記耳目所經終身
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

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環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謚之孫也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竝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劉斌為丹陽尹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豐已彰無復全地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曰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

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即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青等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遠之之子也與義

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出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與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追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怖懼不得荅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

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募之子也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失初盜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乎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徵

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兖州刺史冬十一月殷景仁既拜楊州羸疾遂篤上為之敕西州道上

不得有車聲癸丑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十八年春正月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

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道之以義万奈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廬陵往事足為龜鑑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杖之宜伐豈知伐杖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遮所能弭滅哉是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

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二十二年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識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人神攸屬失職南垂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吾子丈人以

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人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動正不得久容夫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未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勲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馮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夫人奔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大豕相遇而夫人曾不耻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竝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崇及父述皆為義康

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欲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灋略尼灋靜皆感義康舊恩竝與熙先往來灋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應灋靜之豫章熙先付以成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竝入死目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其夜呼曄署客省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

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曩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庶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息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曰願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豐責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曄本意謂大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頰曄色不作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色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燕先遊嘗諫之曰此人輕事好音不近於道果銳無檢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曄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徐湛之

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城郡以寧朔將軍沆邵為安城相領兵防中邵璞之兄也義康在安城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

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

二十四年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栢隆之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

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

二十八年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之瓜步人情凶懼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劾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願隨宜處分使者以被揜殺之

宋文圖恢復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

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竒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歛成相必須冬寒地泮河水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州平太守尹冲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一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

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
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
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
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
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
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
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
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却敵乃所以速
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以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
然也且楚之等皆識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
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為蠻人掠賣為奴
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
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
瑋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
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
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
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王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
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夏六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楊
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
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纜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
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碣
礮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馮臚陽平公杜超為
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庚戌魏洛
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中虎牢建武將軍

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亮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飲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度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

冬十月

到彥之王仲德沁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虞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道丙子安頡收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賊遽走人情沮貶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

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燁龍沂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橫降魏

十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

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單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

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
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
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子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
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
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疆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
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也
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
軍事 十二月右將軍到彥之安壯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
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
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湯蓋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
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

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二月檀道
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
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
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
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
餘人 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
衆凶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
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特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
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
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
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
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擊尚方 庚

成魏安頡等還平城魏王嘉朱脩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
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
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
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
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王
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
縱反聞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
魏王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
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
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
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
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劉義為扞蔽又何
憂乎遂捨之 夏閏六月魏主遣散騎侍即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
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六月魏主遣散騎常侍鄒穎
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晃求
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即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王使負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騎二萬使來昌

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頽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

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一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齒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斤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以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予斡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須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

叔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人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如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

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犇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隴彼復使人就而誘

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曹孫欲譎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楊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楊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礙復非符堅何時與彼交戰書

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正有所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徵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竝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此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

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楊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加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種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比得河朔奏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輸誠款抵為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

平王鐸各勒所部東西齊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劭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趣碭碭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行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沈慶之留守碭碭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曹方平建武將軍蒯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龔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

通鑑紀事本末 卷十九
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杜棄城走爽執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庶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穢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浴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兵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間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碣磔慶之曰今青

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礪礪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關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謨戍礪礪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為宋兵大至畢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降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身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就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

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吳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蜂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心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石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

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早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即將掌之羅漢夜斷三即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王仁曰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勅足則各自逃散

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恭為城主而委鎮犇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上壬子魏王至彭城立檀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執求橐駝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惜博具皆與之復餉檀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

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文戲孝伯曰賓有禮士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以佐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又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犇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我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又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

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瞻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為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已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

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中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軍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

齋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之聞盱眙
 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
 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中備庚午魏主至瓜步
 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檐而立壬午內外
 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
 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
 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搃統水軍舟楫徐湛之守石頭倉
 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
 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
 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
 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
 傷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壇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
 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竒餉以珍羞異味
 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齋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
 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竒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
 結姻投末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竒還
 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
 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
 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
 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
 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二十八年奉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上班爵行賞有差魏
 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
 焚廬舍而去 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

擊敗之遂取碣磔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
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收詣盱眙及滑
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
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
而合運東山上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
所遣關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
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
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中坦散於
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謡之言乎蓋亦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
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
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
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木不圖全若天地無靈方屈於爾壘之粉

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今春雨已
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
送劍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
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
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
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
羸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具鉤獲之明日又
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
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
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
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

露板璞因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槃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鶯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充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二月乙酉帝還

宮巳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

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剪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曰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懼笑酬荅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

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

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閏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遜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窟凶著於自昔未勞資谷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驍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碣磔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秦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

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函據其關要冀州以其民人尚豐蕪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響應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潰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負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碣磔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秋七

月張永等至碣磔引兵圍之諸軍攻碣磔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

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侯蘭戰于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礪礪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已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憤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知

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濟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

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濟為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皇孫濟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濟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官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

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摠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濟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巖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

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劭弒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秘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鬢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

而殂淑妃專恣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

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

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劭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

泄露劭等敬事之拜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

陽主卒鸚鵡應出嫁劭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

書告濬濬視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

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

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

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肅自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濟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之濟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悅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遣中使切責劭濟劭濟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二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濂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濟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嚴道育上命也上分遣使者按捕甚

急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濂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濟入受拜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旻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嘗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

治劭濟之罪潘淑妃抱濟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息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濟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文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濂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南平王鐸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鐸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鐸湛之意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愍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

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
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
秉燭統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漉漉持報劾
劾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種盛慮
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劾性黠而剛猛帝深
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會嚴道盲婢
將至癸亥夜劾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
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
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
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劾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
受枉明且當行大事望相與勳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
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劾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

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疾動耳劾愈怒因眇淑曰
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
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
省統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劾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
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劾停車奉化門催
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劾使登車又辭不上劾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
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劾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
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
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
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杖之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劾進至
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暉震懼
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暉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

省聞喧譁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啟求受處分劭使人從東閣入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犇告濬曰臺內喧噪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馮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濬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鐸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

馮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未所願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八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鎮京口義恭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疑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

已為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庫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州沈慶之自巴水來浴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醮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藏質為丹楊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啟饗士并前斌故事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所親咸勸之逸僧虔泣曰吾見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司歸光泉猶羽化也劭因誣此弟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弟

楷臨川哀王燁桂陽孝侯觀新渝懷侯玠皆劭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燁義慶之子觀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峻延之之子也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慈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峻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摠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醮王

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敷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勅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勲臣方贊翼京輦而子弟波逆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成復本位勅尋錄得敷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 乙未武陵王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峻移檄四方使共討劼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勅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勅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

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免醜義不問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我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勅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於旅若有寇難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滄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劼尋陽沈慶之掇中軍以從勅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勅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峻之筆也勅

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王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瀆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即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

丞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侯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舟水北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兖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恭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疊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奔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

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屬己未軍于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規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少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執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噪以乘之劭眾大潰隊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濟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息拜為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濟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鐔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

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庚子以南醮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士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軍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曾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節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懼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輦及裘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剗賜割心諸將鬻其肉生敢之建平筆七王踴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故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劭劭曰在嚴道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即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

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
量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
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汗濬劭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
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
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
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戶楊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
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
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
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
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
光祿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
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

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沈黃閣殷冲等既誅人為之寒心
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
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
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
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楊
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
及質起兵欲奉南醮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
呈帝語其信曰臧冠軍嘗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
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
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巳酉以司州刺
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 庚申
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 辛未從南醮王義宣為南郡王隨

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醮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兖州刺史鎮盱眙祭酒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荆湘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已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改元 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業為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是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之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容稟擅用溢口鉤折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若命徐遺寶督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眾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

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誰肯為
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
其旅力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
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兵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
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益嶺真同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為黃
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
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
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
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竊造灋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
拜長史常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
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督府佐帝敕質
收之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

惡義宣進爽跡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灋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
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賊今補水相名質西平朱今
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灋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
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成天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將萬人就弘召司
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
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
輿灋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已卯以領軍
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
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
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
歡為兖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
史柳元景為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

檄州郡加進位踴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偽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
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
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恂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
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已乃
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
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
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胤與夏侯歡垣護之共
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爽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
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
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
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
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

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
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
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
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
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

爽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 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
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豐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翦
撲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
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
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
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宰之旋踵而敗臧質少
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

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謩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宥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子反方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稽琴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日秀攻之不克屢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修之曰曹秀驍將也默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謩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謩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謩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燄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荆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月滅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

六月滅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

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庶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戍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蒼之臨川內使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荆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霍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逃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雋息滔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隊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厯旦日起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楊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疆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楊州浙東五郡置東楊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

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楊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見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徵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兖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以

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

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

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

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

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興伴

倡言之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閻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閻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人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閻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逢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繫閻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與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惣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眈眈眈眈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

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者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犇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曜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眾軍大

集欲棄城壯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凡府州文武皆加秋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現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愛慶之節度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六月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誕舉三烽爾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上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皆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入濟陽范義為左司馬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

萬歲上不悅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
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
尉宗越臨決皆先剗腸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
欣若有所得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
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謂曰事
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各分以金寶齎送既出門並散走
唯曇濟不去携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
獄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
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
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